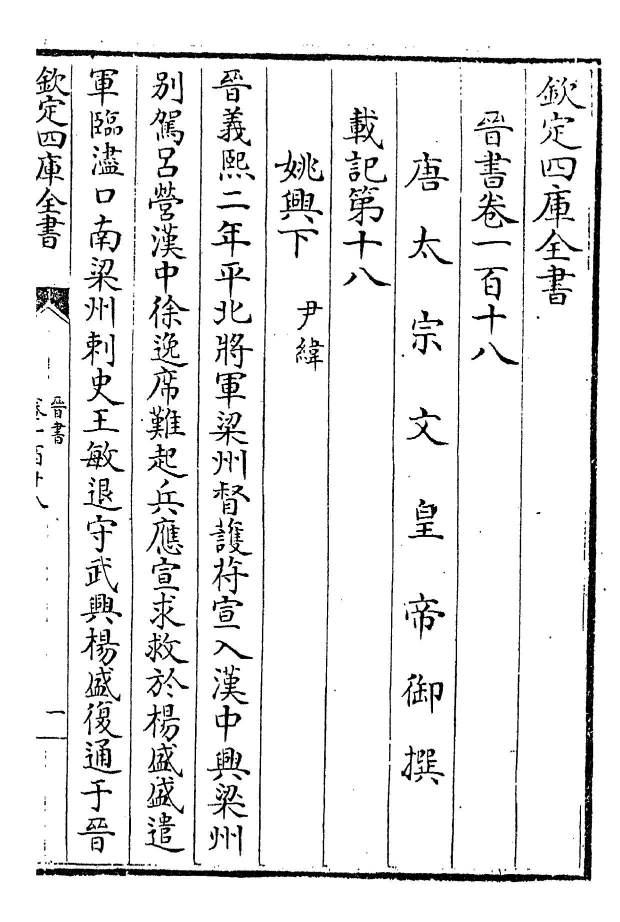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一百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十八

姚興下 尹緯

晉義熙二年平北將軍梁州督護苻宣入漢中興梁州別駕呂營漢中徐逸席難起兵應宣求救於楊盛盛遣軍臨濜口南梁州刺史王敏退守武興楊盛復通于晉

興以太子泓録尚書事慕容超司徒北地王鍾右僕射濟陽王凝高都公始皆來奔華山郡地涌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赫連勃勃殺高平公没奕于收其衆以叛先是魏主拓跋珪送馬千匹求婚于興興許之以魏别立后遂絶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復與魏通和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國康宦還長安皆復其爵位時秃髮傉檀沮渠蒙遜迭相攻擊傉檀遂東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阻河以叛蜀譙縱

遣使稱藩請桓譙欲令順流東伐劉裕興以問謙謙請行遂許之使中軍姚弼後軍斂成鎮遠乞伏乾歸等率步騎三萬伐傉檀左僕射齊難等率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遠輕敢違逆宜詔蒙遜及李玄盛使自相攻擊待其斃也然後取之此卞莊之舉也興不從勃勃退保河曲弼濟自金城弼部將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討勃勃傉檀猶豫未為嚴防請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人皆為吾有孤城獨立坐可

剋也弼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其兵擊弼弼敗退據西苑興又遣衛大將軍姚顯率騎二萬為諸軍節度至高平聞弼敗績兼道赴之撫慰河外率衆而還傉檀遣使人徐宿詣興謝罪齊難為勃勃所擒興遣平北姚沖征虜狄伯支輔國斂曼嵬鎮東楊佛嵩率騎四萬討勃勃沖次于嶺北欲回師襲長安伯支不從乃止懼其謀泄遂鴆殺伯支時王師伐譙縱大敗之縱遣使乞師於興興遣平西姚賞南梁州刺史王

敏率衆二萬救之王師引還縱遣使拜師仍貢其方物
興遣其兼司徒韋華持節策拜縱為大都督相國蜀王
加九錫備物典策一如魏晉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
之儀興自平涼如朝那聞沖謀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
絶人猶欲隱忍容之歛成泣謂興曰沖凶險不仁每侍
左右臣常寢不安席願早為之所興曰沖何能為也但
輕害名將吾欲明其罪於四海乃下書賜沖死葬以庶
人之禮晉河間王子國璠章武王子叔道來奔興謂之

曰劉裕匡復晉室卿等何故來也國璠等曰裕與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門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來實非誠款所以避死耳興嘉之以國璠為建義將軍揚州刺史叔道為平南將軍兖州刺史賜以甲第興如貳城將討赫連勃勃遣安遠姚詳及斂曼嵬鎮軍彭白狼分督租運諸軍未集而勃勃騎大至興欲留步軍輕如嵬營衆咸惶懼羣臣固以為不可興弗納尚書郎韋宗希旨勸興行蘭臺侍御史姜楞越次而進曰韋宗傾險

不忠沮敗國計宜先腰斬以謝天下脫車駕動軫六軍
駭懼人無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單使以徵詳等興默
然右僕射韋華等諫曰若車騎輕動必不戰自潰嵬營
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圖之興乃遣左將軍姚文宗率禁
兵距戰中壘齊莫統氏兵以繼之文宗與莫皆勇果兼
人以死力戰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詳守貳城興
還長安譙縱遣其侍中譙良太常楊軌朝於興請大舉
以寇江東遣其荊州刺史桓謙梁州刺史譙道福率衆

二萬東寇江陵興乃遣前將軍苟林率騎會之謙屯支江林屯江津謙江左貴族部曲徧於荆楚晉之將士皆有叛心荆州刺史劉道規大懼嬰城固守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襄陽之衆救之道規乃留宗之守江陵率軍逆戰謙等舟師大盛兼列步騎以待之大戰支江譙敗績乘輕舸奔就苟林晉人獲而斬之苟林懼而引歸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山木皆有賦焉羣臣咸諫以為天殖品物以養羣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

奪其利興曰能踰關梁通利於山水者皆豪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興從朝門游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姦良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廻從朝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乞伏乾歸以衆叛攻陷金城執太守任蘭蘭厲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蘭遂不食而死赫連勃勃遣其將胡金纂將萬餘騎攻平涼興如貳城

因救平涼纂衆大潰生擒纂勃勃遣兄子提攻陷定陽執北中郎將姚廣都興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户避勃勃内徙興處佛于湟山澤熾雲于陳倉勃勃寇隴右攻白涯堡破之遂趣清水略陽太守姚壽都委守奔秦州勃勃又收其衆而歸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初天水人姜紀呂氏之叛臣阿諂姦詐好間人之親戚興子弼有寵於興紀遂傾心附之弼時為雍州刺史鎮安定與密謀還朝令傾心事常山公顯樹

黨左右至是興以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既居將相
虛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之謀矣興以
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傉檀蒙遜擅兵河右疇咨將帥之
臣欲鎮撫二方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嶺北二州鎮
戶皆數萬若得文武之才以綏撫之足以靖塞姦略興
曰吾每思得廉頗李牧鎮撫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
其人恒致負敗卿試舉之播曰清潔善撫邊則平陸子
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則建威王煥賞罰必行臨敵不顧

則奮武彭蚝興曰蚝令行禁止則有之非綏邊之才也始煥年少吾未知其為人播曰廣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覽前車近悟後轍興不從以其太常索稜為太尉領隴西内史綏誘乾歸政績既美乾歸感而歸之太史令任猗言於興曰白氣出於北方東西竟天五百里當有破軍流血乞伏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以勃勃之難權宜許之假乾歸及其子熾磐官爵姚詳時鎮杏城為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委守

南奔大蘇勃勃要之兵散為勃勃所執時遣衛大將軍
顯迎詳詳敗遂屯杏城因令顯都督安定嶺北二鎮事
頴川太守姚平都自許昌来朝言於興曰劉裕敢懷奸
計屯聚芍陂有擾邊之志宜遣燒之以散其衆謀興曰
裕之輕弱安敢闚吾疆埸苟有奸心其在子孫乎召其
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
孟冬當遣卿率精騎三萬焚其積聚嵩曰陛下若任臣
以此役者當從肥口濟淮直趣壽春舉大衆以屯城縱

輕騎以掠野使淮南蕭脩兵粟俱了足令吳兒俯仰回惶神爽飛越興大悅時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為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興以為鎮北將軍封平輿男年八十餘乃死時客星入東井所在地震前後一百五十六興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冠履復位仇池公楊盛叛擾祁山遣建威趙琨率騎五千為前鋒立節

楊伯壽統步卒繼之前將軍姚恢左將軍姚文宗入自鷲陜鎮西秦州刺史姚嵩入羊頭陜右衛胡翼度從陰密出自汧城討盛興將輕騎五千自雍赴之與諸將軍會于隴口天水太守王松忿言於嵩曰先皇神略無方威武冠世冠軍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英輔再入仇池無功而還非楊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勢然也今以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懊弗進琨

衆寡不敵為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嵩乃具陳松忿之言興善之乾歸為其下人所殺子磐熾新立羣下咸勸興取之興曰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本志也以楊佛嵩都督嶺北討虜諸軍事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驍勇果鋭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為不然佛嵩果為勃勃所

執絕亢而死興立昭儀齊氏爲皇后又下書以其故丞相姚緒太宰姚碩德太傅姚旻大司馬姚崇司徒尹緯等二十四人配饗於萇廟興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興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姚文宗有寵於姚泓姚弼深疾之誣文宗有怨言以侍御史廉桃生爲證興怒賜文宗死是後羣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時貳縣羌叛興興遣後將軍斂成鎮軍彭白狼北中郎將姚洛都討之斂成爲羌所敗

甚懼詣趙興太守姚穆歸罪穆欲送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興遣姚紹與姚弼率禁衛諸軍鎮撫嶺北遼東侯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之殺其衆七百餘人徙二千餘戸于鄭城弼寵愛方隆所欲施行無不信納乃以嬖人尹沖為給事黄門侍郎唐盛為治書侍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彌縫其闕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

等理不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姧
凶無狀潛有凌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
無賴之徒莫不鱗湊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欲有廢
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曰安有
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
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泰山之安宗廟社稷亦
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興寢疾妖賊李弘反于貳原貳
原氐仇常起兵應弘興輿疾討之斬常執弘而還徙常

部人五百餘戸于許昌興疾篤其太子泓屯兵于東華門侍疾於咨議堂姚弼潛謀為亂招集數千人被甲伏於其第撫軍姚紹及侍中任謙右僕射梁喜冠軍姚讚京兆尹尹昭輔國斂曼嵬並典禁兵宿衞于内姚裕遣使告姚懿于蒲坂并密信諸藩論弼逆狀懿流涕以告將士曰上今寢疾臣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廣平公弼擁兵私第不以忠於儲宮正是孤徇義忘身之日諸君皆忠烈之士亦當同孤徇斯舉也將士無不奮怒攘袂曰

惟殿下所為死生不敢貳於是盡赦囚徒散布帛數萬匹以賜其將士建牙誓衆將赴長安鎮東豫州牧姚洸起兵洛陽平西姚諶起兵於雍將以赴泓之難興疾瘳朝其羣臣征虜劉羌泣謂興曰陛下寢疾數旬奈何忽有斯事興曰朕過庭無訓使諸子不穆愧于四海卿等各陳所懷以安社稷尹昭曰廣平公弼恃寵不虔阻兵懷貳自宜寘之刑書以明典憲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奪威權使散居藩國以紓鬩鬩之禍全天性

之恩興謂梁喜曰卿以為何如喜曰臣之愚見如昭所陳興以弼才兼文武未忍致法免其尚書令以將軍公就第懿等聞興疾瘳各罷兵還鎮懿恢及弟諶等皆抗表罪弼請致之刑法興弗許時魏遣使聘于興且請婚會平陽太守姚成都来朝興謂之曰卿久處東藩與魏鄰接應悉彼事形今来求婚吾已許之終能分災共患遠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柴壁剋捷已来戎甲未曾損失士馬桓桓師旅充盛今修和親兼婚姻之好豈但

分災共患而已實亦永安之福也興大悅遣其吏部郎
嚴康報聘并致方物時姚懿姚洸姚宣姚諶来朝使姚
裕言於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陳興曰汝等正欲
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尚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
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距之於是引見
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
方隆七百之祚為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
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

等所憂先以大司農賨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有密表勸興廢立興雖不從亦不以為責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懐姦積年謀禍有歲傾陷羣豎為之畫足釁成逆著取嗤戎裔文武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邪宜斥散凶徒以絶禍始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為口實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太子詹

事王周亦虛襟引士樹黨東宫彌惡之每規陷害周周抗志確然不為之屈輿嘉其守正以周為中書監輿如三原顧謂羣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儁異汝潁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已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魚至於智效一官行著一善吾歴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休倦未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

之乏賢與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將則韓吳相蕭鄧終不采將於往賢求相於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羣臣咸悅晉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據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據襄陽與劉裕相攻遣使求援興遣姚成王司馬國璠率騎八千赴之弼恨姚宣之毁已遂譖宣於興會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丕以無匡輔之益將戮之丕性傾巧因誣宣罪狀興大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獄而使弼將三萬人鎮秦州尹昭言於

興曰廣平公與與皇太子不平握彊兵于外陛下一旦不諱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亂者陛下之謂也興弗納赫連勃勃攻杏城興又遣弼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興如北地弼次于三樹遣弼及斂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姚成王至于南陽司馬休之等為劉裕所敗引歸休之宗之等遂與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寧朔將軍梁州刺史馬敬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軌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奔于興勃勃遣其將赫連建率衆寇貳縣數千

騎入平涼姚恢與建戰于五丼平涼太守姚周都為建所獲遂入新平姚弼討之戰于龍尾堡大破之擒建送于長安初勃勃攻彭雙方于石堡方力戰距守積年不能剋至是聞建敗引歸休之等至長安興謂之曰劉裕崇奉晉帝豈便有闕乎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謂臣曰劉裕供御主上克溥奇深以事勢推之社稷之憂方未可測興將以休之為荆州刺史任以東南之事休之固辭請與魯宗之等擾動襄陽淮漢乃以休之

為鎮南將軍揚州刺史宗之等並有拜授休之將行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符命所記司馬氏應復河洛休之既得濯鱗南翔恐非復池中之物可以崇禮不宜放之興曰司馬氏脫如所記留之適足為患遂遣之揚武安鄉侯康宦驅略白鹿原氏胡數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距之商洛人黄金等起義兵以掎宦宦乃率衆歸罪興赦之復其爵位時白虹貫日有術人言於興曰將有不祥之事終當自消時興藥動姚弼稱疾不朝集兵於第

興聞之怒甚收其黨殿中侍御史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於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諧於弟致弼構造是非仰慙天日陛下若以臣為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姚讃梁喜尹昭斂曼嵬於諮議堂密謀收弼時姚紹屯兵雍城馳遣告之數日不決弼黨兇懼興慮其為變乃收弼囚之中曹窮責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興謂梁喜曰泓天心平和性少猜忌必能

容養羣賢保全吾子於是皆赦弼黨靈臺令張泉又言
於興曰熒惑入東井旬紀而返未餘月復來守心王者
惡之宜修仁虛已以答天譴興納之正旦興朝羣臣于
太極前殿沙門賀僧慟泣不能自勝衆咸怪焉賀僧者
莫知其所從来也言事皆有效驗興甚神禮之常與隱
士數人預於讌會興如華陰以泓監國入居西宫因疾
篤還長安泓欲出迎其宫臣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
廣平公每希覬非常變故難測今殿下若出進則不得

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自宜深抑情禮以寧宗社泓從之乃拜迎於黄龍門樽下弼黨見興升輿咸懷危懼尹沖等先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尚書姚沙彌曰若太子有備不来迎侍當奉乘輿直趣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来奔誰與太子守乎吾等以廣平公之故陷身逆節今以乘輿南幸自當是仗義之理匪但救廣平之禍足可以申雪前愆沖等不從欲隨興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興之存亡疑而不發興命泓録尚書事使

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斂曼嵬收弼第中甲杖內之武庫興疾轉篤興妹偽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興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於是愔與其屬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斂曼嵬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時侍疾于諮議堂遣斂曼嵬率殿中兵登武庫距戰太子右衛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

死禁兵見興喜躍貫甲赴賊賊衆駭擾和都勒東宫兵自後擊之愔等奔潰逃于驪山愔黨吕隆奔雍尹沖等奔于京師興引紹及讃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内寢受遺輔政義熙十二年興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偽謚文桓皇帝廟號高祖墓曰偶陵

尹緯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産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勲之際常

輟書而歎苻堅以尹赤之降姚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為吏部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之堅末年祅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已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龎演等扇動羣豪推萇為盟主遂為佐命元功萇既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

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緯性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為人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為侍中緯固諫以為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為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蕭何真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為不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

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鑒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鑒為北地太守萇死緯與姚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歴輔國將軍司隷校尉尚書左右僕射清河侯緯友人隴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興謂緯曰足下平生自謂時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則追二疏朱雲發其狂直不能如胡廣之徒洿隆隨俗今遇其時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歟緯曰吾之所庶幾如是但未能委宰衡於夷吾識韓信

於羇旅以斯為愧耳立功立事竊謂未負昔言興聞而謂緯曰君之與壽言也何其誕哉立功立事自謂何如古人緯曰臣實未愧古人何則遇時來之運則輔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龍飛之始翦滅苻登盪清秦雍生極端右死饗廟庭古之君子正當爾耳興大悅及死興甚悼之贈司徒謚曰忠成侯

晉書卷一百十八

晉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姚興載記下弼不從進拔昌松長驅至姑臧○本書地理志武威郡統縣七有姑臧倉松則昌當作倉

傉檀嬰城固守出其兵擊弼○其十六國春秋作奇

遼東侯彌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陰密○姐監本訛妲前漢馮奉世傳注姐音紫羗複姓如後秦彌姐亭地與彌姐婆觸之類是彌姐其姓亭地其名也今改正

晉書卷一百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一百十九至一百二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馮培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俞昌言

晉書卷一百十九

唐　太宗文皇帝　御撰

載記第十九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寛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為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為太子興每征伐廵遊常留總後事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尚書王尚

黄門郎段章尚書郎富允文以儒術侍講胡義周夏侯稚以文章遊集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寛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政教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參讚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之如平涼也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以叛泓遣鎮軍彭白狼率

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

筭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

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遏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

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誣以重罪

責乎其右僕射韋華聞而謂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

子實有恭惠之徳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

恩撫如初未嘗見于色姚紹每為弼羽翼泓亦推心宗

事弗以為嫌及僣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

其忠烈其明識寛裕皆此類也興既死祕不發喪南陽
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為亂泓皆誅之命其齊公
姚恢殺安定太守呂超恢久乃誅之泓疑恢有隂謀恢
自是懐貳隂聚兵甲焉泓發喪以義熙十二年僣即帝
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永和廬于諮議堂既葬乃親庶
政内外百僚增位一等令文武各盡直言政有不便於
時事有光益宗廟者極言勿有所諱初興徙李閏羌三
千家於安定尋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還遣

撫軍姚讚討之容降徙其豪右數百戸于長安餘遣還
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于泓姚紹討擒之
姚宣時鎮李閏未知雍敗遣部將姚佛生等來衛長安
衆旣發宣叅軍韋宗姦諂好亂說宣曰主上初立威化
未著勃勃彊盛侵害必深本朝之難未可弭也殿下居
維城之任宜深慮之邢望地形險固總三方之要若能
據之虛心撫禦非但充固維城亦霸王之業也宣乃率
戸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宣旣南移諸羌據李閏

以叛紹進討破之宣詰紹歸罪紹怒殺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諭宣佛生遂讚成宣計紹數其罪又戮之泓下書士卒死王事贈以爵位永復其家將封宫臣十六人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宫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懲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與宫臣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姚紹進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

之乃止并州定陽二城胡數萬落叛泓入于平陽攻立義姚成都于匈奴堡推匈奴曹弘為大單于所在殘掠征東姚懿自蒲坂討弘戰于平陽大破之執弘送于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于雍州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執建節王總遂逼秦州泓遣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追盛及于竹嶺姚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略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讚至清水嵩為盛所敗嵩及秦都王煥皆戰死讚至秦州退還仇池先是天水冀縣

石鼓鳴聲聞數百里野雉皆雊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殷殷有聲者八山崩舍壞咸以為不祥及嵩將出羣僚固諫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乃命也安所逃乎遂及於難識者以為秦州泓之故鄉將滅之徵也赫連勃勃攻陷陰密執秦州刺史姚軍都坑將士五千餘人軍都瞋目厲聲數勃勃殘忍之罪不為之屈勃勃怒而殺之勃勃既尅陰密進兵侵雍嶺北雜户悉奔五將山征北姚恢棄安定率户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儼華韜等率衆距

恢恢單騎歸長安立節彌姐成建武裴歧為儼所殺鎮西姚諶委鎮東走勃勃遂據雍抄掠郿城姚紹及征虜尹昭鎮軍姚洽等率步騎五萬討勃勃姚恢以精騎一萬繼之軍次横水勃勃退保安定胡儼閉門距之殺鮮卑數千人據安定以降紹進兵躡勃勃戰于馬鞍坂敗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楊盛遣兄子倦入寇長虵平陽氐苟渴聚衆千餘據五丈原以叛遣鎮遠姚萬恢武姚難討之為渴所敗姚諶討渴擒之泓使輔國斂曼嵬前

將軍姚光兒討楊倦于陳倉倦奔于散關勃勃遣兄子提南侵池陽車騎姚裕前將軍彭白狼建義虵玄距却之尋而晉太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次于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丘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倉垣泓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王師遂入潁口所至多降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濟攻破之縛遵而致諸軍門遵厲色曰古之王者伐國待士以禮君柰

何以不義行師待國士以非禮乎道濟怒殺之姚紹聞
王師之至還長安言於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州安定
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戶内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
足以横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
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
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為嶺北所憚鎮
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二勃勃終不能棄安定
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於郿雍今關中兵馬足

距晉師豈可未有憂危先自削損也泓從之吏部郎懿
横密言於泓曰齊公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于陛下自
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
内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欲思南遷者十
室而九若擁精兵四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
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
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師至城皋征南姚洸時鎮
洛陽馳使請救泓遣越騎校尉閻生率騎三千以赴之

武衛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征東并州牧姚懿南屯陜津為之聲援洸部將趙玄説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駭懼衆寡勢殊難以應敵宜攝諸戍兵士固守金墉以待京師之援不可出戰如脫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師無損敗吳寇終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於堅城之下可以坐致其弊時洸司馬姚禹潛通于道濟主簿閻恢楊虔等皆禹之黨嫉玄忠誠咸共毀之固勸洸出戰洸從之乃遣玄率精兵千餘南守栢谷塢廣武

石無諱東戍鞏城以距王師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孽所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及城皐滎陽武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無諱至石關奔還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栢谷以衆寡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騫鑒眉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鑒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姚禹踰城奔于王師道濟進至洛陽洸懼遂降時閻生至新安益男至

湖城會洛陽已沒遂留屯不進姚懿儉薄惑於信受其

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勸懿襲長安誅姚紹廢

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陜津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欲

虛損國儲招引和戎諸羌樹已私惠懿左常侍張敞侍

郎左雅固諫懿曰殿下以母弟之親居分陜之重安危

休戚與國共之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今吳寇內侵

四州傾沒西虜擾邊秦涼覆敗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

是諸侯勤王之日穀者國之本也而今散之若朝廷問

殿下者將何辭以報懿怒笞而殺之泓聞之召姚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釁已成違距詔勑者當明其罪於天下聲皷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於是遣姚讚及冠軍司馬國璠建義虵玄屯陝津武衛姚驢屯潼關懿遂舉兵僭號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鎮人寧

東姚成都距之懿乃卑辭招誘深自結託送佩刀為誓成都送以呈泓懿又遣驍騎王國率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擒國因之遣讓懿曰明公以母弟之親受推轂之寄今社稷之危若綴旒然宜恭恪憂勤匡輔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謀危宗廟三祖之靈豈安公乎此鎮之糧一方所寄鎮人何功而欲給之王國為虵畫足國之罪人已就囚執聽詔而戮之成都方糾合義衆以懲明公之罪復須大兵悉集當與明公會於河上乃宣告諸城勉

以忠義厲兵秣馬徵發義租河東之兵無詰懿者懿深患之臨晉數千戶叛應懿姚紹濟自蒲津擊臨晉叛戶大破之懿等震懼鎮人安定郭純王奴等率衆圍懿紹入于蒲坂執懿囚之誅孫暢等泓以內外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羣臣于其前殿悽然流涕羣臣皆泣時征北姚恢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焚燒室宇以車為方陣自北雍州趣長安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姜紀率衆奔之建節彭完都聞恢將

至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在東京師空虛公可輕兵徑襲事必尅矣恢不從乃南攻郿城鎮西姚諶為恢所敗恢軍勢彌盛長安大震泓馳使徵紹遣姚裕及輔國胡翼度屯于灃西扶風太守姚儁安夷護軍姚墨蠡建威姚娥都揚威彭蚝皆懼而降恢恢舅呰和時為立節將軍守忠不二泓召而謂之曰衆人咸懷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天縱妖賊得肆其逆節者舅甥之理不待奔馳而加親如其罪極逆

銷天盈其罰者守忠執志臣之體也違親叛君臣之所恥泓善其忠恕加金章紫綬姚紹率輕騎先赴難使姚洽司馬國璠將步卒三萬赴長安恢從曲牢進屯杜成紹與恢相持于靈臺姚讚聞恢漸逼留寧朔尹雅為弘農大守守潼關率諸軍還長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致禍起蕭墻變自同氣既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構逆滅亡恢復擁衆内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内侮者諒由臣等輕弱無防

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咸懼而思善其將齊黄等棄恢而降恢進軍逼紹讚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公禮至是王鎮惡至宜陽毛德祖攻弘農太守尹雅于蠡吾城衆潰德祖使騎追獲之旣而殺晉守者奔固潼關檀道濟沈林子攻拔襄邑堡建威薛帛奔河東道濟自陜北渡攻蒲坂使將軍苟卓攻匈奴堡為泓寧東

姚成都所敗泓遣姚驢救蒲坂胡翼度據潼關泓進紹太宰大將軍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改封魯公侍中司隷宗正節録並如故朝之大政皆往决焉紹固辭弗許於是遣紹率武衛姚鸞等步騎五萬距王師于潼關姚驢與并州刺史尹昭為表裏之勢夾攻道濟道濟深壁不戰沈林子說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濬非可卒尅攻之傷衆守之引日不如棄之先事潼關潼關天限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寡若使姚紹據之則

難圖矣如尅潼關紹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坂南向潼關姚讚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東進據蒲津劉裕使沈田子及傅弘之率衆萬餘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鎮奔長安田子等進及青泥姚紹方陣而前以距道濟道濟固壘不戰紹乃攻其西營不尅遂以大衆逼之道濟率王敬沈林子等逆衝紹軍將士驚散引還定城紹留姚鸞守嶮絶道濟糧道時裕别將姚珍入自子午竇霸入自洛谷衆各數千人泓遣姚萬距霸姚彊距珍

姚鸞遣將尹雅與道濟司馬徐琰戰于潼關南為琰所獲送之劉裕裕以雅前叛欲殺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今死寧不甘心明公將以大義平天下豈可使秦無守信之臣乎裕嘉而免之泓遣給事黄門侍郎姚和都屯于蒐柳以備田子姚紹謂諸將曰道濟等遠來送死衆旅不多嬰壘自固者正欲曠日持久以待繼援耳吾欲分軍逕據閿鄉以絶其糧運不至一月道濟之首可懸之麾下矣濟等既没裕計自沮諸將咸以為然其將胡

翼度曰軍勢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師不利人心駭懼胡可以戰紹乃止薛帛據河曲以叛紹分道置諸軍為犄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原武衛姚鸞營于大路與晉軍相接沈林子簡精鋭銜枚夜襲之鸞衆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姚讚屯于河上遣恢武姚難運蒲坂穀以給其軍至香城為王師所敗時泓遣姚諶守堯柳姚和都討薛帛于河東聞王師要難乃無道赴救未至而難敗因破裕裨將于河曲遂屯蒲坂姚讚為林子所

敗單馬奔定城紹遣左長史姚洽及姚墨蠡等率騎三千屯于河北之九原欲絶道濟諸縣租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于河上洽戰死衆皆没紹聞洽等敗忿恚發病託姚讃以後事使姚難屯關西紹嘔血而死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拓拔嵩正直將軍安平公乙旃眷進據河内游擊將軍王洛生屯于河東為

泓聲援劉裕次于陝城遣沈林子率精兵萬餘越山開道會沈田子等于青泥將攻堯柳泓使姚裕率步騎八千距之泓躬將大衆繼發裕為田子所敗泓退次于灞上關中郡縣多潛通于王師劉裕至潼關遣將軍朱超石徐猗之會薛帛于河北以攻蒲坂姚讃距裕于關西姚難屯于香城裕遣王鎮惡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難軍鎮東姚璞及姚和都擊敗猗之等於蒲坂猗之遇害超石棄其衆奔于潼關姚讃遣司馬休之及司馬國

播自軹關向河内引魏軍以躡裕後姚難既為鎮惡所逼引師而西時大霖雨渭水泛溢讃等不得北渡鎮惡水陸兼進追及姚難泓自灞上還軍次于石橋以援之讃退屯鄭城鎮北姚彊率郡人數千與姚難陣于涇上以距鎮惡鎮惡遣毛德祖擊彊大敗彊戰死難遁還長安劉裕進據鄭城泓使姚裕尚書龎統屯兵宫中姚洸屯于灃西尚書姚白瓜徙四軍雜户入長安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讃屯灞東泓軍于逍遥園鎮惡夾

渭進兵破姚丕于渭橋泓自逍遥園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姚諶及前軍姚烈左衛姚寶安散騎王帛建武姚進揚威姚蚝尚書右丞孫玄等皆死於陣泓單馬還宫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出奔于石橋讚聞泓之敗也召將士告之衆皆以刀擊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與劉裕陰通是日棄衆奔裕讚夜率諸軍將會泓于石橋王師已固諸門讚軍不得入衆皆驚散泓計無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二

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答佛念遂登宫墻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讃率宗室子弟百餘人亦降于裕裕盡殺之餘宗遷于江南送泓于建康市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外草木皆燋死焉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馬交馳而不息晦重氛於六漠鼓洪流於八際天未猒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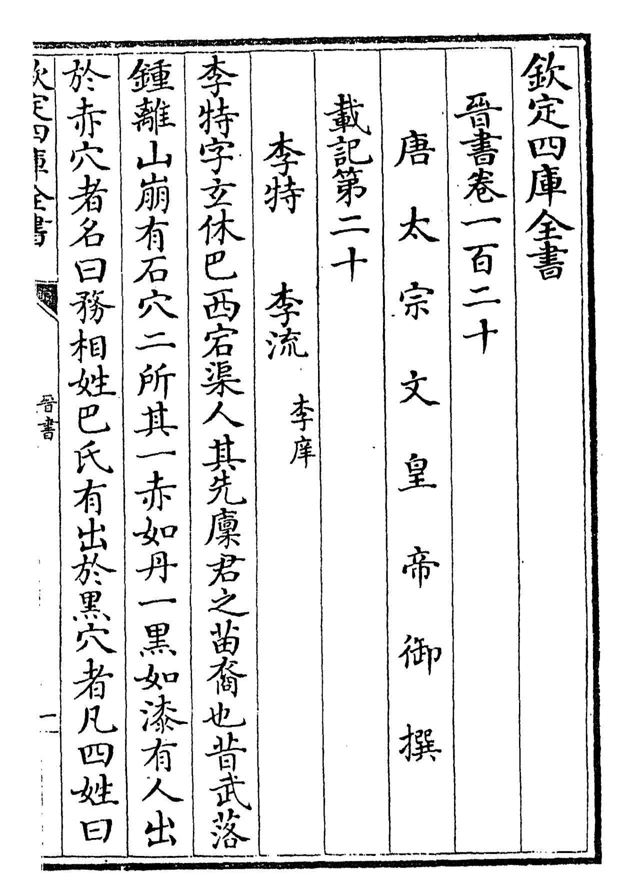
凶旅寶繁弋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暴主闡
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嗚哀之義有足稱焉
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遽踐迷
途良可悲矣景茂因仲襄之緒躡苻亡之會嘯命羣豪
恢弘霸業假容沖之鋭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
北在兹姦略實冠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蔫棘
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為幸也子略扗摧勍
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求賢敦友悌以睦其親明

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爪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款僭燕而藩偽蜀夷隴右而静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既而逞志矜功弗虞後患委涼都於禿髪授朔方於赫連專己生災邊城繼陷距諫招禍蕭墻屢發戰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深恩於介士飜崇詭説加殊禮於桑門當有為之時隸無為之業麗衣腴食殆將萬數析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廣猶鄙鴻都之費況乎偽境日侵寧堪永貴之

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税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淪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懦之質屬傾擾之餘内難方殷外禦斯輟王師杖順弭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繫組而降軹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贊曰弋仲剛烈終表奇節襄實英果蒉惟姦桀興始崇構泓遂摧滅貽誡將來無踐危轍

晉書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一百二十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十

李特 李流 李庠

李特字𤣥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

瞫氏樊氏柏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神於是相與以劒刺穴屋能著者以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劒懸焉又以土為船彫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將其徒卒當夷水而下至於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魚鹽所有地又廣大與君俱生可止無行廩君曰我當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鹽神夜從廩君宿旦輒去為飛蟲諸神皆從其飛蔽日晝昏廩君欲殺之不可別又

不知天地東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縷遺鹽神曰嬰此即宜之與汝俱生弗宜將去汝鹽神受而嬰之廩君立碭石之上望膺有青縷者跪而射之中鹽神鹽神死羣神與俱飛者皆去天乃開朗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為崩廣三丈餘而階陛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長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計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後種類

遂繁秦幷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為賨因謂之賨人焉及漢高祖為漢王募賨人平定三秦旣而求還鄉里高祖以其功復同豐沛不供賦稅更名其地為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敎百姓賨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亂自巴西之宕渠遷于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號為楊車巴魏武帝尅漢中特祖將

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為將軍遷于略陽北土復號之為巴氐特父慕為東羌獵將特少仕州郡見異當時身長八尺雄武善騎射沈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饑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于蜀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眄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同移者閻式趙肅李遠任回等咸歎異之初流人既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

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劒閣必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為表曰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東下荆州水湍迅險又無舟船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以成都内史耿滕代廞廞遂謀叛潛有劉氏割據之志乃傾倉廩振施流人以收衆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率多勇壯廞厚遇之以為爪牙故特等聚衆專為寇盜蜀人患之滕密上表以為

流人剛剽而蜀人愞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為亂階宜使移還其本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萃於梁益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廞聞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迎滕滕率衆入州廞遣衆逆滕戰于西門滕敗死之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與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上官惇扶風李攀始平費佗氐苻成隗伯等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為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為行五斬部下不用命者

三人部陣肅然廞惡其齊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粲言於廞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便遣李庠握彊兵於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為不可願將軍圖之廞斂容曰卿言正當吾意可謂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會庠在門請見廞廞大悅引庠見之庠欲觀廞意旨再拜進曰今中國大亂無復綱維晉室當不可復興也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區宇湯武之事實在于今宜應天時順人

心拯百姓於塗炭使物情知所歸則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廞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議之於是淑等上庠大逆不道廞乃殺之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廞慮特等為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至死不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為督將以安其衆牙門將許弇求為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於廞閤下手刃殺淑粲左右又殺弇皆廞腹心也特兄弟既以怨廞引兵歸緜竹廞恐朝廷討已遣長史費遠犍

為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緜竹之石
亭特密收合得七千餘人夜襲遂軍遂大潰因放火燒
之死者十八九進攻成都廞聞兵至驚懼不知所為李
苾張徵等夜斬關走出文武盡散廞獨與妻子乘小船
走至廣都為下人朱竺所殺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
夷護軍姜發殺廞長史袁治及廞所置守長遣其牙門
王角李基詣洛陽陳廞之罪狀先是惠帝以涼州刺史
羅尚為平西將軍領護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門將

王敦上庸都尉義歆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凡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迎并貢寶物尚甚悅以驤為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緜竹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為盜賊急宜梟除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為

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封長樂鄉侯流為奮威將軍武陽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人與特協同討廞者將加封賞會辛冉以非次見徵不願應召又欲以滅廞為已功乃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因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為人傭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

怨不知所為又知特兄弟頻請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
雨將降年穀未登流人無以為行資遂相與詣特特乃
結大營於緜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寛冉大怒遣人分
牓通逵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
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閻趙楊上官及氐叟
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既不樂移咸往歸特騁馬屬韃
同聲雲集旬月閒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乃分為
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特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

既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揜流人歎曰無寇而城讎必保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迴乃辭尚還縣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寛理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縣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為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納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

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豎子虜矣宜爲决計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害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賊人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何於是六郡流人推特爲主特命六郡人部曲督李含

上邽令任臧始昌令閻式諫議大夫李攀陳倉令李武陰平令李遠將兵都尉楊褒等上書請依梁統奉竇融故事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鎮東將軍以相鎮統於是進兵攻冉於廣漢冉衆出戰特每破之尚遣李苾及費遠率衆救冉憚特不敢進冉智力既窘出奔江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閻式遺尚書責其信用讒構欲討流人又陳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寧益土尚覽書知特等將有大志嬰城

固守求救於梁寧二州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都督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為驃騎將軍弟驤為驍騎將軍長子始為武威將軍次子蕩為鎮軍將軍少子雄為前將軍李含為西夷校尉含子國離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費佗等為將帥任臧上官惇楊褒楊珪王達麴歆等為爪牙李遠李博夕斌嚴檉上官琦李濤王懷等為僚屬閻式為謀主何巨趙肅為腹心時羅尚貪殘為百姓患而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

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為之謠曰李特尚可
羅尚殺我尚頻為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
至犍為七百里與特相距河間王顒遣督護衙博廣漢
太守張徵討特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
督護張龜軍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蕩雄襲博特躬擊張
龜龜衆大敗蕩又與博接戰連日博亦敗績死者大半
蕩追博至漢德博走葭萌蕩進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
五官襄珍以郡降蕩蕩撫恤初附百姓安之蕩進攻葭

萌博又遠遁其衆盡降于蕩太安元年特自稱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大將軍大都督改年建初赦其境内於是進攻張徵徵依高據險與特相持連日時特與蕩分為二營徵候特營空虚遣步兵循山攻之特逆戰不利山險窘逼衆不知所為羅準任道皆勸引退特量蕩必來故不許徵衆至稍多山道至狹唯可一二人行蕩軍不得前謂其司馬王辛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鎧持長矛大呼直前推鋒必死殺十餘

人徵衆來相救蕩軍皆殊死戰徵軍遂潰特議欲釋徵還涪蕩與王辛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寛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徵潰圍走蕩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以𡨥碩為德陽太守碩略地至巴郡之墊江特之攻張徵也使李驤與李攀任回李恭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軍挑戰驤等破之尚又遣數千人出戰驤又陷破之大獲器甲攻燒其門流

進次成都之北尚遣將張興偽降於驤以觀虛實時驤
軍不過二千人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
夜襲驤營李攀逆戰死驤及將士奔于流柵與流并力
迴攻尚軍尚軍亂敗還者十一二晉梁州刺史許雄遣
軍攻特特陷破之進擊破尚水上軍遂寇成都蜀郡太
守徐儉以小城降特以李璀為蜀郡太守以撫之羅尚
據大城自守流進屯江西尚懼遣使求和是時蜀人危
懼並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

說尚曰特旣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亡之也可告諸村密剋期日内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明先僞降特特問城中虚實明曰米穀皆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尚尚許如期出軍諸村亦許一時赴會二年惠帝遣荆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尚阜已次德陽特遣蕩督李璜助任臧距阜尚遣大衆掩襲特營連戰二日衆少不敵特軍大敗收合餘卒引趣新繁

尚軍引還特復追之轉戰三十餘里尚出大軍逆戰特軍敗績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稱王追謚特景王及僭號追尊曰景皇帝廟號始祖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也少好學便弓馬東羌校尉何攀稱流有賁育之勇舉為東羌督及避地益州刺史趙廞器異之廞之使庠合部衆也流亦招鄉里子弟得數千人庠為廞所殺流從特安慰流人破常俊於緜竹平

趙廞於成都朝廷論功拜奮威將軍封武陽侯特之承制也以流為鎮東將軍居東營號為東督護特常使流督鋭衆與羅尚相持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壯勇督領村堡流言於特曰殿下神武已尅小城然山藪未集糧仗不多宜錄州郡大姓子弟以為質任送付廣漢縶之二營收集猛鋭嚴為防衛又書與特司馬上官惇深陳納降若待敵之義特不納特旣死蜀人多叛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

東營蕩雄保北營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時宗岱水軍三萬次于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獲特所置守將騫碩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縣羅尚遣督護常深軍毗橋牙門左汜黄訇何沖三道攻北營流身率蕩雄攻深柵尅之深士衆星散追至成都尚閉門自守蕩馳馬追擊䂨倚矛被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岱阜又至甚懼太守李含又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驤迭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含子離聞父欲降自

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君三年迭為主雄曰今計可定二翁不從將若之何離曰今當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雖是君叔勢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復何言雄大喜乃攻尚軍尚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陳圖遂入郫城流移營據之三蜀百姓並保險結塢城邑皆空流野無所略士衆飢困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𠩄軍涪陵徐轝求為汶山太守欲要結長生等與尚掎角討流尚不許

羣怨之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說長生等使資給流軍糧長生從之故流軍復振流素重雄有長者之德每云興吾家者必此人也勑諸子尊奉之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高明仁愛識斷多奇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以為成都王遂死時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為主雄僭號追謚流秦文王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氣聞仕郡督郵主簿皆有當官之稱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後以善騎射舉

良將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舉秀異固以疾辭州郡不聽以其名上聞中護軍切徵不得已而應之拜中軍騎督弓馬便捷膂力過人時論方之文鴦以洛陽方亂稱疾去官性在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飢病者庠常營護隱恤振施窮乏大收衆心至蜀趙廞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蓋亦一時之關張也及將有異志委以心膂之任乃表庠為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

餘人以討叛羌功表序為威寇將軍假赤幢曲蓋封陽泉亭侯賜錢百萬馬五十匹被誅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時年五十五

晉書卷一百二十

晉書卷一百二十考證

李特載記魏武剋漢中特祖將五百餘家歸之○三國志作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擭舉巴夷賨民來附後蜀錄作特祖虎與杜朴胡約楊車李黒等將五百餘家歸魏與此小異

同移者閻式趙肅李遠任回等○移監本誤夷今從後蜀錄及上文流移就穀句改正又閻式式字一本作或又一本作郁

牙門將許弇求爲巴東監軍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於廞閤下手刃殺淑粲左右又殺弇皆廞腹心也○監本弇怒訛作廞怒又皆廞腹心也句皆誤者今改從閣本

何臣趙肅爲腹心○臣後蜀錄作巨

益州從事任明○明華陽國志作督後蜀錄作任叡

李流載記牙門左汜黄訇何沖三道攻北營○訇一本作閽今從音義

晉書卷一百二十考證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載記第二十一

李雄 李班 李期 李壽 李勢

李雄字仲儁特第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虵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

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少以烈氣聞每周旋鄉里識達之士皆器重之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為人主特起兵於蜀承制以雄為前將軍流死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都於郫城羅尚遣將攻雄雄擊走之李驤攻犍為斷尚運道尚軍大餒攻之又急遂留牙門羅特固守尚委城夜遁特開門内雄遂尅成都于時雄軍饑甚乃率衆就穀於郪掘野芋而

食之蜀人流散東下江陽南入七郡雄以西山范長生
巖居穴處求道養志欲迎立為君而臣之長生固辭雄
乃深自挹損不敢稱制事無巨細皆決于李國李離兄
弟國等事雄彌謹諸將固請雄即尊位以永興元年僭
稱成都王赦其境内建元為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
其叔父驤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折衝李離為太尉建威
李雲為司徒翊軍李璜為司空材官李國為太宰其餘
拜授各有差追尊其曽祖武曰巴郡桓公祖慕隴西襄

王父特成都景王母羅氏曰王太后范長生自山西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于門執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於是僭即帝位赦其境内改年曰太武追尊父特曰景帝廟號始祖母羅氏為太后加范長生為天地太師封西山侯復其部曲不豫軍征租稅一入其家雄時建國草創素無法式諸將恃恩各爭班位其尚書令閻式上疏曰夫為國制法勳尚仍舊漢晉故事惟太尉大司馬執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論道之

職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總領萬機漢武之末越以大將軍統政令國業初建凡百未備諸公大將班位有差降而競請施置不與典故相應宜立制度以為楷式雄從之遣李國李雲等率衆二萬寇漢中梁州刺史張殷奔于長安國等陷南鄭盡徙漢中人於蜀先是南土頻歲饑疫死者十萬計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時李離據梓潼其部將羅羕

張金苟等殺離及閻式以梓潼歸于羅尚尚遣其將向奮屯安漢之宜福以逼雄雄率衆攻奮不剋時李國鎮巴西其帳下文碩又殺國以巴西降尚雄乃引還遣其將張寶襲梓潼陷之會羅尚卒巴郡亂李驤攻涪又陷之執梓潼太守譙登遂乘勝進軍討文碩害之雄大悅赦其境内改元曰玉衡雄母羅氏死雄信巫覡者之言多有忌諱至欲不葬其司空趙肅諫雄乃從之雄欲申三年之禮羣臣固諫雄不許李驤謂司空上官惇曰今

方難未弭吾欲固諫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為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来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縗經至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驤與回俱見雄驤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經從戎豈所願哉為天下屈已故也願陛

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彊扶雄起釋服親政是時南得漢嘉涪陵遠人繼至雄於是下寛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復除虛已愛人授用皆得其才益州遂定僞立其妻任氏為皇后氐王楊難敵兄弟為劉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質隴西賊帥陳安又附之遣李驤征越巂太守李釗降驤進軍由小會攻寧州刺史王遜遜使其將姚岳悉衆距戰驤軍不利又遇霖雨驤引軍還爭濟瀘水士衆多死釗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儀式喪紀之禮皆

決於剑楊難敵之奔葭萌也雄安北李稚厚撫之縱其兄弟還武都難敵遂恃險多為不法稚請討之雄遣中領軍琀及將軍樂次費佗李乾等由白水橋攻下辯征東李壽督琀弟玝攻陰平難敵遣軍距之壽不得進而琀稚長驅至武街難敵遣兵斷其歸道四面攻之獲琀稚死者數千人琀稚雄兄蕩之子也雄深悼之不食者數日言則流涕深自咎責焉其後將立蕩子班為太子雄有子十餘人羣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

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羣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恢懿明叡殆天所命大事垂剋薨于戎戰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為名器李驤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簒奪之萌不可不愼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驤退而流涕

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為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為守藩之將埽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室有何已已知欲遠尊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為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譚多如此類雄以中

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與晉穆帝分天下張駿領秦梁先是遣傅頛假道于蜀通表京師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以假道雄大悅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彊何不自稱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恥解衆人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地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

興大晉於中夏亦當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時李驤死以其子壽為大將軍西夷校尉督征南費黑征東任回攻陷巴東太守楊謙退保建平壽別遣費黑寇建平晉巴東監軍毋丘奥退保宜都雄遣李壽攻朱提以費黑卬攀為前鋒又遣鎮南任回征木落分寧州之援寧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於是赦其境內使班討平寧州夷以班為撫軍咸和八年雄生瘍於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偽謚武帝廟曰

太宗墓號安都陵雄性寛厚簡刑約法甚有名稱氐苻成文隗既降復叛手傷雄母及其來也咸釋其罪厚加待納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時海内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其賦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戸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閉無相侵盜然雄意在招致遠方國用不足故諸將每進金銀珍寶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楊褒諫曰陛下為天下主當網羅四海

何有以官買金邪雄遜辭謝之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為酗也雄即捨之雄無事小出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即還雄為國無威儀官無禄秩班序不別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軍無號令用兵無部隊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攻城破邑動以虜獲為先此其所以失也

班字世文初署平南將軍後立為太子班謙虛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剴班皆師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隴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為賓友每謂融等曰覿周景王太子晉魏太子丕吳太子孫登文章鑒識超然卓絶未嘗不有慙色何古賢之高朗後人之莫逮也為性汎愛動脩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每朝有大議雄輒令豫之班以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己所餘而責之此

豈王者大均之義乎雄納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痕皆膿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為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死嗣僞位以李壽録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王瓌等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芥時有白氣

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殺班於殯宮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焉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聰慧好學弱冠能屬文輕財好施虛心招納初為建威將軍雄令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衆多者不至數百而期獨致千餘人其所表薦雄多納之故長史列署頗出其門既殺班欲立越為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養又多才藝乃讓位於期於是僭

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玉恒誅班弟都使李壽伐都弟玕於涪玕棄城降晉封壽漢王拜梁州刺史東羌校尉中護軍錄尚書事封兄越建寧王拜相國大將軍錄尚書事立妻閻氏為皇后以其衞將軍尹奉為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為司徒期自以謀大事既果經諸舊臣外則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褒無他才藝雄時勸立期故寵待甚厚內則信宦豎許涪等國之刑政希復關之卿相慶賞威刑皆決數人而已於是

綱維紊矣乃誣其尚書僕射武陵公李載謀反下獄死

先是晉建威將軍司馬勳屯漢中期遣李壽攻而陷之

遂置守宰戍南鄭雄子霸保並不病而死皆云期鴆殺

之於是大臣懷懼人不自安天雨大魚於宫中其色黄

又宫中豕犬交期多所誅夷籍沒婦女資財以實後庭

内外兇兇道路以目諫者獲罪人懷苟免期又鴆殺其

安北李攸攸壽之養弟也於是與越及景騫田褒姚華

謀襲壽等欲因燒市橋而發兵期又累遣中常侍許涪

至壽所伺其運靜及殺攸壽大懼又疑許涪往来之數也乃率步騎一萬自涪囘成都表稱景騫田褒亂政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以李弈為先登壽到成都期越不虞其至素不備設壽遂取其城屯兵至門期遣侍中勞壽壽奏相國建寧王越尚書令河南公景騫尚書田褒姚華中常侍許涪征西將軍李遐及將軍李西等皆懷姦亂政謀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滅期從之於是殺越騫等壽矯任氏令廢期為邛都縣公幽之别宫

期歎曰天下主乃當於小縣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自
縊而死時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謚曰幽公及葬賜鸞輅
九旒餘如王禮雄之子皆為壽所殺
壽字武考驤之子也敏而好學雅量豁然少尚禮容異
於李氏諸子雄奇其才以為足荷重任拜前將軍督巴
西軍事遷征東將軍時年十九聘處士譙秀以為賓客
盡其讜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驤死遷大將軍大都督侍
中封扶風公録尚書事征寧州攻圍百餘日悉平諸郡

雄大悅封建寧王雄死受遺輔政期立改封漢王食梁州五郡領梁州刺史壽威名遠振深為李越景騫等所憚壽深憂之代李玝屯涪每應期朝覲常自陳邊疆寇警不可曠鎮故得不朝壽又見期越兄弟十餘人年方壯大而並有彊兵懼不自全乃數聘禮巴西龔壯壯雖不應聘數往見壽時岷山崩江水竭壽惡之每問壯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開國裂土

長為諸侯名高桓文勳流百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恒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剋之縱兵虜掠至乃姦略雄女及李氏諸婦多所殘害數日乃定恒與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勸壽稱鎮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於晉而任調與司馬蔡興侍中李豔及張烈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為足而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即偽位赦其境內改元為漢興以董皎為相國羅恒馬當為股肱李弈任調李閎為爪牙解思明為謀主以安車束帛聘龔壯為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拔擢幽滯處之顯列追尊父驤為獻帝母昝氏為太后立妻閻氏為皇后世子勢為太子有告廣漢太守李乾與大臣通謀欲廢壽者壽令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乾漢嘉太守大風暴雨震其端門壽深自悔責命羣臣極盡忠

言勿拘忌諱遣其散騎常侍王蝦中常侍王廣聘於石季龍先是季龍遺壽書欲連横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悦乃大修船艦嚴兵繕甲吏卒皆備糇糧以其尚書令馬當為六軍都督假節鉞營東場大閲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城觀之其羣臣咸曰我國小衆寡吴會險遠圖之未易解思明又竊諫懇至壽於是命羣臣陳其利害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既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

之爭天下則彊弱勢異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羣臣以壯之言為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歲遣其鎮東大將軍李奕征牂牁太守謝恕保城距守者積日不拔會奕糧盡引還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壽承雄寬儉新行篡奪因循雄政未逞其志欲會李閎王嘏從鄴還盛稱季龍威強宮觀美麗鄴中殷寔壽又聞季龍虐用刑法王遜亦以殺罰御下並能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

又以郊甸未實都邑空虛工匠械器事未充盈乃徙傍郡戸三丁已上以實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又廣太學起讌殿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思亂者十室而九矣其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為誹謗誅之右僕射李嶷數以直言忤旨壽積忿非一託以他罪下獄殺之壽疾篤常見李期蔡興為祟八年壽死時年四十四在位五年偽謚昭文帝廟曰中宗墓曰安昌陵壽初為王好學愛士庶幾

善道每覽良將賢相建功立事者未嘗不反覆誦之故能征伐四剋闢國千里雄既垂心於上壽亦盡誠於下號為賢相及即偽位之後改立宗廟以父驤為漢始祖廟特雄為大成廟又下書言與期越別族凡諸制度皆有改易公卿以下率用已之僚佐雄時舊臣及六郡士人皆見廢黜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李演自越巂上書勸壽歸正返本釋帝稱王壽怒殺之以威龔壯思明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

詩知意若令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已勝之也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初壽妻閻氏無子驤殺李鳳為壽納鳳女生勢期愛勢姿貌拜翊軍將軍漢王世子勢身長七尺九寸腰帶十四圍善於俯仰時人異之壽死勢嗣偽位赦其境内改元曰太和尊母閻氏為太后妻李氏為皇后太史令韓皓奏熒惑守心以宗廟禮廢勢

命羣臣議之其相國董皎侍中王嘏等以為景武昌業
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疎絶勢更令祭特雄同號曰
漢王勢弟大將軍漢王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弗許
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
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其太保李弈襲廣於涪城
命董皎收馬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貶廣為臨卭侯廣
自殺思明有計謀彊諫諍馬當甚得人心自此之後無
復紀綱及諫諍者李弈自晉壽舉兵反之蜀人多有從

弈者衆至數萬勢登城距戰弈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衆乃潰散勢既誅弈大赦境内改年嘉寧初蜀土無獠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百姓之患勢既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懷危懼斥外父祖臣佐親任左右小人羣小因行威福又常居内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董皎太師以名

位優之寵欲與分災眥大司馬桓温率水軍伐勢温次青衣勢大發軍距守又遣李福與昝堅等數千人從山陽趣合水距温謂温從步道而上諸將皆欲設伏於江南以待王師昝堅不從率諸軍從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為而温從山陽出江南昝堅到犍為方知與温異道乃廻從沙頭津北渡及堅至温已造成都之十里陌昝堅衆自潰温至城下縱火燒其大城諸門勢衆惶懼無復固志其中書監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降勢以問

侍中馮孚孚言昔吳漢征蜀盡誅公孫氏今晉下書不赦諸李雖降恐無全理勢乃夜出東門與昝堅走至晉壽然後送降文於温曰偽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釁竊有汶蜀勢以闇弱復統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釁軍鼓伏惟大晉天網恢弘澤及四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投草野即日到白水城謹遣

私署散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勅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魚待命漏刻勢尋輿櫬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櫬遷勢及弟福從兄權親族十餘人于建康封勢歸義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在位五年而敗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后興渡湟之師是知戎狄擾攘亹㜇深自古況乎巴濮雜種

厥類寔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世傳兇狡早擅梟雄太息劔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落紐乘羅侯之無斷騁馬屬揵同聲雲集殲殄蜀漢荐食巴梁沃野無半菽之資華陽有析骸之爨蓋上失其道覆敗之至於斯仲儁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摧鋒累載克隆霸業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陽之故地薄賦而綏斂俗約法而悅新邦擬於其倫寔孫權之亞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通訓繼體承基前脩茂範而雄闇經國之遠圖蹈匹夫

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彊兵於厥屑遺骸莫斂尋戈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巢之釁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謀班以寬愛罹災期以暴戾速禍殊塗並失異術同亡武考憑藉世資窮兵竊位罪百周帶毒甚楚圍獲保歸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距大邦授甲晨征則理均於困獸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禽宜其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贊曰晉圖弛馭百六斯鍾天垂伏鼈野戰羣龍李特窺

釁盜我巴庸世歷五朝年將四紀篡殺移國昏狂繼軌

德之不脩險亦難恃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

李壽載記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恒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恒監本誤桓今從下文及後蜀錄改正

晉書卷一百二十一考證